

打破政企不分 清除僵尸企业

莫开伟

继今年两次提出抓紧处置国企中存在的“僵尸”企业之后,近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明确,要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僵尸”企业是指那些长期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近年形成的“僵尸企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

首先,“僵尸”企业占据了相当多金融资源,使中小微企业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局面始终难以改观。融资难、融资贵,除了银行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信贷资金被僵尸企业“吞噬”了。资金流向低效企业,导致负债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高,资金周转速度越来越慢,社会平均利润率越来越低。而且,由于僵尸企业占据过多金融资源而又不产生效益,减少了

金融监管改革 以央行为主的可能性较大

贺军

中央在对“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改革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建议提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完善国有金融资本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有效运用和发展金融风险管理工作。”

在建议中,中央只提出了金融监管要改革,但如何改革并没有定论。可以肯定的是,金融混业监管改革是确定的大方向。目前中国实行金融分业监管,通俗地说就是“谁的孩子谁抱”。但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国内金融机构跨行业、金融产品跨领域、金融业务跨市场的现象越来越多,再加上互联网金融跨越多个平台,地方金融跨多个区域以及金融市场走向国外,都对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削弱了现行分业监管的基础。近年来频繁暴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刚刚经历的股市大波动表明,现行分业监管的体制框架已经不适应国内金融业发展的需要。“谁的孩子谁抱”变成了“有的孩子抢着抱”(争权争利,重复监管),“有的孩子没人抱”(监管空缺,互相推诿)。这种背景下,面向混业的综合监管就成为改革的方向。刚刚履新央行副行长的陈雨露曾撰文称,推行“全口径监管”势在必行,在新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下,必须对监管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如果分业监管转向混业监管,将涉

各级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对进一步实施企业减税政策造成障碍。

其次,“僵尸”企业丧失了造血功能,无谓地消耗社会资源。如此下去只会形成“困难—放贷—再困难—再放贷”的恶性怪圈,大量信贷资金消耗在僵尸企业身上,加速了银行不良资产上升。最近16家上市银行公布三季度报显示不良贷款连续9个月呈上升趋势,与“僵尸”企业日益增多现象有关。

再次,僵尸企业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毒瘤。因为僵尸企业存在,政府总会存在很多顾虑,投鼠忌器,在实施企业兼并重组、产业结构升级和鼓励企业创新方面会存在“照顾落后”现象,这会影响到政策执行的严肃性和一致性,使得改革政策无法落实。

最后,大量僵尸企业偿债能力低下,会导致其信用意识降低,成为信用违约传染源,这样势必会让越来越多企业变成不讲诚信企业,进一步恶化中国信用

环境,破坏全社会金融生态,也使经济结构调整难度更大。

既然“僵尸”企业给经济带来如此多危害,为何却一直未有将其从正常经济肌体中清除?“僵尸”企业得不到有效清除,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与企业之间长期形成的、无法剪断的利益纠葛,而这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GDP绩效考核压力,让政府对“僵尸”企业频频施以援手。我国长期以来对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以GDP增长论英雄,使不少地方政府不愿意企业关闭及破产重组;甚至还通过阻止企业破产,维持表面经济繁荣、税收稳定假象,以为自己脸上涂金,换取仕途晋升筹码。其次,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对“僵尸”企业网开一面。现在不少地方企业首要任务不是盈利,而是维持就业和社会稳定。于是,一些国企出问题后,政府不是按市场规律任其死活,而是不遗余力地进行“输血式”救助。

再次,政府与企业都抱有“起死回生”幻想,让“僵尸”企业做最后一搏。政府与企业对所处和困境大都抱有侥幸心理,相信企业总能熬过严冬。这种幻想会促使企业想尽办法苟延残喘,四处向政府伸手请求援助,政府明里暗里向银行施压,促其放贷,而银行因政府出面认为没有风险,继续对僵尸企业输血。

此外,部分社会公众受陈旧观念影响,对“僵尸”企业死亡也往往“难以接受”,“僵尸”企业的存在容易获得社会同情,这也对清理“僵尸”企业形成了一定阻力。

及监管权力的调整以及由谁来牵头的问题,这在中国的体制改革中向来是敏感的问题。从目前的信息研究来判断,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协调的呼声较高。

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日前在一个论坛中表示,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比较适合中国,也就是由中央银行发挥在金融监管协调中的主导作用。以央行为主导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中央银行在信息上最有优势;第二,中央银行有处置的手段,因为它是最后贷款人;第三,中央银行在组织和人事上最成熟。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协调的责任落在中央银行为好。在这种监管体制下,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要统领其他“三会”的监管权力。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更高的层面来设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这种改革分为三步走:第一步,短期内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级联席会议的作用。第二步,在适当的时候,由国务院总理或者是主管金融的副总理来担任部级联席会的主席,将成员单位同时扩大到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进一步提高协调的层次,明确各监管的职责来强化统筹协调。第三步,待条件成熟后,考虑把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并为统一的综合监管机构,设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是隶属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实现金融业的统一综合监管。

改革分业监管体制,重构以金融混业监管为目标的综合监管体制已经是大势所趋。其中,央行将很有可能在新的监管体制中发挥主导作用。至于超级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建立和职能确立,将是下一步的事。

(作者为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健康运行,政府必须忍痛割爱,下决心动大手术,彻底清除“僵尸”企业。让僵尸企业全面破产重组,既可以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还可以抑制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上升。同时,这样做还有利于推进经济市场化程度,通过对现有企业法人形成警示,可以激励企业管理者真正转换经营机制,避免经营失败。对政府来说,将行政干预企业之手收回来,让市场来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也有助于市场化的深入,一旦形成正常的退出机制,全社会把企业诞生、发展和消亡看成正常事件,对企业破产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增强,就会理性科学地看待债务违约和企业破产,不再把它与政治强扯在一起。

当然,要让“僵尸”企业稳妥退出,亟需做好三项工作:一是明确市场破产淘汰功能,及时建立规范的破产、淘汰等退出机制,为僵尸企业破产退出提供完善法律保障。二是完善金融市场风险与收益的多层次体系,建立止损坏账应对机制,提高金融机构应对僵尸企业破产的能力,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外溢。三是及时完善各项社会保障机制,对破产僵尸企业下岗工人提供培训和再就业机会,并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进行养老、医疗等必要的社会救助措施,确保僵尸企业破产“软着陆”,避免发生社会动荡。

(作者系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快递行业规范管理提速

快递行业大发展,规范管理较迟缓。那边商家狂盈利,这边客户多抱怨。终见立法上轨道,但愿行风有改善。商业模式嬗变快,守法共赢方长远。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全球经济治理 渴盼中国强力参与

王勇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土耳其安塔利亚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后,紧接着就将赴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最重要的机制和平台。上月下旬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当今的中国,是时候以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了。而这两个会议,为中国提供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绝佳机会和绝佳平台。

全球经济治理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通过协调、合作以及达成共识等方式参与全球经济相关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建立或维持一个理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这一治理议题同样非常广泛,而且随着年代的推移,议题也会随之改变。但无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题如何变化,其核心总离不开共同应对与解决世界各国所共同面对的经济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已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以及未来,因而居于更重要的地位。比如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治理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及其合作;进入新世纪以前的10年,全球经济治理的主题主要围绕经济全球化与环境保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至2009年,全球经济治理的主题集中到了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上。而目前,由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复苏存在不稳定性,又不得不使全球经济治理的主题集中在确保世界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方面。

传统上,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是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世贸组织为支柱,以八国集团会议(G8)为协调平台。进入G20后的这些年,尤其是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世人以往对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弊端有了痛彻心扉的感受。世人明白,这个治理框架所指向出的全球经济运行方向存在明显的缺陷。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该框架中处于“被西方治理”的地位,只能被动接受西方确立的价值观、经济交易规则以及被迫服从西方制定的所谓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一旦危机到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受到更大冲击。尤其是近几年,欧美发达经济体饱受主权债务危机折磨,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美债务困局,事关全球经济能否度过“新危险期”。政策环境的变化,政策实施的更高成本,更加凸显强化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

如今,金融危机已过去七年,全球经济治理总体上是进有退,但是退大于进。这个“退”其一是体现在全球经济艰难恢复,但经济治理强调政策、行为多元化。随着美国、欧盟逐渐摆脱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困扰,新兴大国转移人口长期留在城市的必要条件之一。其次,要探索将农民宅基地与城市住房置换的有效途径。农业就业转移人口并非没有可供抵押的资产,关键是其拥有的宅基地不具备定价基础。如果存在一个可以让农业就业转移人口选择宅基地或城市住房的机制,那么可以释放规模巨大的农业就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住宅需求。第三,要提供优惠政策支持。农民转移人口的收入状况与城市高昂的住房价格矛盾,需要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这不仅需要在住房价格上提供优惠,而且还需要在首付比、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上给予支持,最大程度缓减他们的经济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化解非重点城市住宅库存,要防止非理性炒作。投机行为会干扰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行,并发出错误的经济信号,引发住宅市场问题与矛盾积累。



从供需两侧入手化解住宅高库存

项峰

随着前刺激住房消费的政策效应衰减,近期楼市回升动能减弱,三线、四线城市非重点城市住宅库存恶化。基于当前住宅库存主要集中在非重点城市这一实际情况,未来化解住宅去库存宜从供求两侧入手,既要控制非重点城市住宅开发节奏,也要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城市周边农业人口转移速度,推进城镇化。

2015年1-10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7.2%,但增幅相比前9个月下滑了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住宅库存增加,截至2015年10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8632万平方米,比9月末增加2122万平方米,再创历史新高。与2013年9月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整起始时相比,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上涨大约50%,约增加400万套商品房,绝大多数住宅库存集中在三线、四线等非热点城市,住宅库存居高不下已经成为拖累房地产市场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障碍。

目前,供求两侧都存在一些因素,制

约着非重点城市住宅消化库存。供给方面,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三线、四线城市过于依赖土地财政,土地供应规模超过地方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入的实际情况。需求方面,地方经济转型进展缓慢,对周边城市人口吸引下不足,城市就业机会不多,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而房价涨幅过高,导致住宅有效需求不足。在当前库存压力下,一两年前拿地的项目无法停止建设,导致库存继续不断增加。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2015年7月,部分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超过20个月。

近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首次就房地产市场做出重要指示,提出了化解库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精神。“去库存”仍是下一阶段我国楼市运行的关键词。化解住宅库存,工作重心应该是化解非重点城市的住宅库存,而要成功化解库存,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两侧加强管理,出台积极措施。

在供给侧,需要通过科学规划与总量控制,防止住宅库存继续被动上升。

处于住宅库存压力重点的三线、四线城市,需要反思过去一段时间土地财政与住宅开发的经验与教训,根据地方经济特点作好土地供应总体规划,调整开发结构与重点,强化总量控制,防止住宅库存被动无序上升。同时,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地方经济增长引擎,营造“双创”适宜的经济社会环境,努力增加社会就业。在程序合法的前提下,可尝试用财政资金收购或承租部分新建商品住宅,用于保障性住房供应,支持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积极探索将周边农业就业转移人口留在城市生活居住的有效途径。

在需求侧,关键是提升三线、四线城市周边城市农业就业转移人口的住房购买能力。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大约55%,但这是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结果。在常住人口中,大量农业就业转移人口存在巨大的住房需求。未来化解三线、四线非重点城市住宅库存,关键是要提升这部分人群的购买能力。

首先,要破除户籍制度障碍。目前城镇农村到城市就业的人口没有城市

户籍,所以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他们成为常住人口,城镇化提速,反之,这些就业人口逆向回流,城镇化进程停滞。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让农村转移人口长期留在城市的必要条件之一。其次,要探索将农民宅基地与城市住房置换的有效途径。农业就业转移人口并非没有可供抵押的资产,关键是其拥有的宅基地不具备定价基础。如果存在一个可以让农业就业转移人口选择宅基地或城市住房的机制,那么可以释放规模巨大的农业就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住宅需求。第三,要提供优惠政策支持。农民转移人口的收入状况与城市高昂的住房价格矛盾,需要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这不仅需要在住房价格上提供优惠,而且还需要在首付比、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上给予支持,最大程度缓减他们的经济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化解非重点城市住宅库存,要防止非理性炒作。投机行为会干扰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行,并发出错误的经济信号,引发住宅市场问题与矛盾积累。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邮件至ppll18@126.com。